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□種 錦堂春 江納等

富貴貧賤，皆難一定。如蔡文英，本是寒士，江納以眼前境界，妄欲悔親，豈知未久而即榮貴乎？予友史搢臣，題堂匾曰：「那裡論得。」誠格言也。

一飲一啄，尚有數定。何況夫妻之配合乎！婚已聘定，即境異當安，若妄想悔改，皆癡迷之至也！

昔年揚州有個江納，原係三考出身，選得某縣丞。因本縣缺員，他謀署縣印，甚是貪黷，上司叱逐回鄉。只生一女，欲將宦賞擇一佳婿，倚靠終老，奈曾定於蔡文英為妻。

這蔡文英雖然讀書進學，家甚貧寒。江納外裝體面，便日之為路人，常懷離婚之念。所慮女婿是個生員，沒人彈壓得他。蔡家也不來說親，江家也並不題起。

一日，與本地一個鄉宦商議此事。這鄉宦姓曹，名金，頗有聲勢，人都怕他。他見江納欲要離婚，便說道：「這事何難？我與兄力為，須招他來，我自去與他說，怕他不從。」江納歡喜道：「此事得成，學生自當重謝。」就下了眷弟名貼，期次日會飲。蔡文英看稱呼雖異，亦要去看他怎生發付。到這日就是布衣便服，辭了母親，竟來赴酌。

進了江門，只見坐中先有一客，行禮之後，問及姓氏，方知是曹老先生。蔡文英要把椅移下些，不敢對坐，曹鄉宦那裡肯？正在那邊推讓，只見江納故意慢慢的搖將出來。蔡文英就與江納見了禮，茶也不曾吃。江納道：「我們不要閒坐，就飲酒罷。」曹宦道：「但憑主人之意，無有不可。」江納便把盞要定曹宦坐第一位。曹宦道：「今日之酒，專為蔡先生而設，學生不過奉陪，怎麼好僭？」

蔡文英聽見這話，便暗想：「我說他今日請我，有甚好意？他特地請那曹老，要來彈壓著我，就中便好說話。那江納不來定我首座便罷，若來定我首座，我竟坐了，與他一個沒體面去。」

江納此舉，只為離婚，況且原與曹宦商量過的，見曹宦不肯上座，道：「裡邊有甚九里山計埋伏在內？」江納走過來，一力定要蔡文英坐。蔡文英初時也遜與曹宦，因有奉陪的話，此番並不推卻，儼然竟上座了。

大凡不修名節的人，日日在沒廉恥裡住的，那裡來顧蔡文英這一座，就是輕薄曹宦了，但只要蔡文英依允，便為得計，明知輕薄，也死心受了。座中只有三桌酒，一桌是蔡文英上座，一桌是曹宦奉陪，下座一桌是江納傍座。蔡文英見有酒送來就吃，有問就答，歡呼暢飲，毫不知有先達在坐。

直到酒闌立起身的時候，只見那曹宦走上前，與蔡文英說道：「學生久仰長兄，今日纔會，恨相見之晚。今日得奉陪尊兄這半日，足見高懷，不消說起是個聰慧過人的了。學生有句話勸問，可知江翁今日此酒為何而設？」蔡文英帶笑說道：「我晚生是極愚蠢的，老先生休得過譽。但是今日之酌，晚生雖不曉事，或者可以意想得到。」

曹宦攜著蔡文英之手，滿面堆著冷笑道：「我說兄長是個伶俐人，畢竟是曉得的，但兄長且說出來。若與江翁之意一些也不差，一發敬服了。」蔡文英帶著冷笑道：「畢竟是親事上邊有甚說話了。」

曹宦點點頭，道：「長兄所見極到。學生又請問長兄，今先尊過聘之日，用幾多財禮？」蔡文英道：「實不瞞曹老先生說，聞得先父在日曾說，當初原是江翁要來攀先父，此時江翁在京，要圖一個好缺，少欠使用，著人與先父說過，釵鐏緞疋之類，一應折銀，先父就依來人說話。過聘之日，只用銀一百兩，此外並無所費。」曹宦道：「尊兄未到之前，江翁也說有百兩之數，足見至公，一毫也沒甚相欺了。江翁見長兄目下窘乏，意欲將日前尊公之聘送還，一來尊兄有了這些銀子，經營經營，可以度日；二來明日尊兄高擢之後，怕沒有好親事？要江翁這樣的，恐怕還多呢。」

纔說完話，也不待蔡文英答應，就叫手下人取筆硯過來。只見豪奴□餘人，突然而入，拿紙的拿紙，拿筆的拿筆，磨墨的磨墨，雖顯無相抗之情，卻隱有虎豹之勢。

蔡文英看了這光景，便鼓掌大笑，伸手抒毫寫了一紙退契，又在自己名下著了花押。蔡文英道：「今要煩曹老先生做個見人，倘或晚生一日僥倖，豈可令世人疑晚生有棄妻短行的事。」曹宦一心要圖江老之謝，況且事做到八、九分了，豈可為這花字不寫？便丟個空。曹宦也提起筆來，著了花押。

把銀子兌足，要交割的時候，蔡文英失聲道：「噯呀！這銀子且慢與我著。」曹宦與江老道：「卻還有甚話？」蔡文英道：「我還有老母在家，必須與老母講明，須她也用一個花字便好。」又轉口道：「這也但憑江翁之意。」

江翁只要做事□分全美，便道：「我到忘了令堂這個花字，是決要的。」曹宦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把銀子且交付我家人拿了，就隨了蔡兄，去討了蔡孺人的花押，把銀子兌換了這張退契回來，豈不甚好？」江老連聲道：「是。」蔡文英欣然別曹宦，曹宦就叫四個管家跟了蔡文英去。

蔡文英一到家裡，對管家道：「我老安人性子卻甚不好說話，待我拿這紙退契進去，與她說個停當，討了花押出來，那時自當奉謝，諸位且寬心坐坐。」

安放了曹家人，一邊自走進去，對母親說：「江老假意將酒款待，藉曹宦勢威逼退婚事說了一遍。母便咬牙切齒，千禽獸、萬禽獸，罵將起來。蔡文英慌忙道：「母親悄聲，曹家人在外邊，且不要驚動了他們。我如今開了後門，就將這紙退契去喊府尊。」

一氣跑到府前，卻好府官晚堂未退。蔡文英將此事始末稟了：「現有曹宦家人，在生員家裡持銀守候。」這府官姓高，是個一清如水、盡心愛民的，聽見此事，差人即刻喚到曹家人問道：「江納要蔡秀才退婚，這事可是真的麼？」曹家人都說：「是真的。」又問道：「如今，江納要還蔡秀才的聘札，現在何處？」

曹家人一時瞞不過，只得取出來道：「現在這裡。」又問道：「今日，你家老爺也是目擊這事的麼？」曹家人說：「今日是江納請家爺吃酒，看見是看見的，其中退婚因由，恐怕也不知道。」

高府尊就笑道：「本府曉得你家老爺是有道氣的，怎麼得知這事？」就叫庫吏，吩咐將這一百兩銀子且上了庫。一面發簽拿江納，明日候審。蔡秀才召保，曹家人發放回去，就退了堂，那些差人曉得江納是個佛主，怎肯放手，連夜伙去吵鬧，這也不題。

明日，高府尊早堂事畢，見農民跪上來稟道：「曹爺有書拜上。」高府尊問道：「那個曹爺？」農民又稟道：「本城鄉宦譚金，曾做過科官的。」高府尊道：「取來看。」中間不過是要周旋江納體面，退婚實出蔡秀才本心等語。看完了，就叫東房發一回貼，便問堂吏道：「那江納可曾拿到麼？」只見差人跪上去稟道：「已拿到了。」府尊道：「既是拿到，怎麼不就帶上來？要本府問起，纔來答應，你這奴才，情弊顯然了。」就在籤筒裡起三枝出來，將差人打□五板。

要知道這□五板，是曹宦這封書上來的，先與江納一個歹信。凡為官的，做事理上行走，在宦途還有人敬他。若似這般歪纏，那正氣官自然與個沒趣。即或情面難卻，做事決不燥辣。

江納看見差人先打了板子，萬丈豪氣已減去大半。府尊就問江納道：「你因甚緣故，就要蔡秀才退婚？」江納道：「爺爺，小官江納，怎敢行此違法之事，但見蔡文英好賭好嫖，不肯習上，他家道日貧，屢次央人來索還原聘，情願退婚。江納見他苦苦追求，萬不得已應允。昨日蔡秀才又要在聘禮之外，加倍取索，江納執意不從，他就來誑告，伏乞青天爺爺鑒察。」府尊道：「我昨日看見那蔡秀才，全不像個好賭好嫖、不肯習上的，恐怕還是你嫌他貧麼？」

江納滿口賴道：「實是蔡秀才自要退婚，況且江納薄薄有幾分體面，蔡秀才不曾死，女兒又要受一家聘，也是極沒奈何的事。望老爺詳察。」府尊道：「據你口詞，是極要成就蔡秀才，到是蔡才有負於你，他今不願退婚，你正好成就他了。」江納道：

「如今既是他不仁，我也不義，江納也不願與他結親了。」府尊笑道：「據你說，如今又不要成就他了。也罷，如今本府與你處一處。畢竟要蔡秀才心悅誠服纔好，不然本府這裡依你斷了，他又到上司那邊去告，終是不了的事。本府處斷：『當初蔡秀才有百金為聘，你如今要與他開交，直須千金纔好。』」

江納連忙叩頭道：「盡江納的家當，也沒有千金，那裡設處得出？求老爺開恩。」府尊道：「你既是這般苦求，本府與你兩言而決。你若不要退婚，蔡秀才一釐要你不得；你若立意要退婚，限三日內再將七百金上庫，湊成八百，叫蔡秀才領了這些銀子，本府就與你立一宗案，可令蔡秀才沒齒無怨了。」江納卻全沒有要蔡秀才完姻之意，只要求八百金之數，再減下些便好。

府尊看了這光景，藉勢威逼，不問可知。江納便磕穿了頭，告破了口，再不睬了，提起硃筆批在簽上：「著原差限三日內帶來回復，如遲重究。」江納回來，只得又與曹宦商議，出五百金完交。

到第三日，一面進曹宦的書，一面將五百金上庫。午堂差人又帶江納上去，府尊問差人道：「江納完多少銀子了？」差人道：「已上過六百了。」江納又跪上去，苦苦的求道：「江納盡力措置，纔得這些銀子，此外一釐也不能再多了，叩求老爺開恩。」府尊道：「這二百銀子，也不要你上庫了，你到曹鄉紳家討一貼來，就恕你罷。」

差人又押江納到曹宦家來討貼。曹宦曉得這風聲，就不相見，說：「有事往鄉里去了，有話且留在這裡罷。」江納一向結交曹宦，今略有事，就不肯相見，卻是為何？若是江納拿了這二百兩去，那曹宦自然相見了。空著手去說話，怎肯相見？江納會意，只得回來湊了一百現銀，寫了一百欠貼，叫人送與曹宦。曹宦那個貼，就是張天師發的符，也不得這樣快到府裡了。

當日，蔡文英、江納一齊當面，府尊就叫庫吏取出那六百兩銀子，交與蔡秀才，蔡文英看也不看，那裡肯收？府尊看在肚裡，悉見江納之誣了。因失聲道：「我到忘了。」對著江納道：「你女兒年紀既已長大，定是知事的了。本府也要問她，肯改嫁不肯改嫁？」就發簽立刻要江納的女兒來審。

不多時，女兒喚到。府尊叫江納上來道：「你女婿有了六百元，也不為貧儒了。我今日就與蔡秀才主婚，兩家當從此和好，不可再有說話。若不看曹鄉宦的情面，本府還該問你大罪。」一面吩咐預先喚的花紅鼓樂，一乘轎，一匹馬，著令大吹大打迎出府門。又叫一員吏，將江納完的六百兩銀子，送到蔡家，看他成親回話。

驚動滿城的百姓，擁擠圍看，沒有一個不感府尊之德，沒有一個不罵江納之壞，那江納羞得抱頭鼠竄而歸。這蔡文英有了膏火之助，並無薪米之憂，即便專心讀書。職科及第，不過幾年，選了崇陽縣知縣，又生了公子，同著老母、妻子上任，好不榮耀。他做官極其廉明正直，興利除害，凡有勢宦情面，一毫不聽，百姓們遍地稱功頌德。又差人接了江納到任上來，另與公子並教公子的西席，俱在書房內安養，甚是恭敬，將從前的事，毫不提起。倒是江納，每常自覺羞愧。

一日，蔡文英到書房裡談話，江納拉到一小亭子上，背著西師惱愧道：「當日的事，都是曹宦做起，從來府尊要他貼子，纔減二百兩，他就躲了不面，擄去我一百兩現銀，又寫一百兩欠貼，纔肯發貼，後來，曉得府尊另斷成婚，自己不過意，著人將欠貼送還與我。但曹宦在地方上，凡有事不論有理無理，只得了銀，使以勢力壓做，不知屈陷了多少事。有一日，忽然半夜裡失了火，房屋家產盡成灰炭，父子家人共燒死九口，竟至合門滅絕，你可不伤心，可不害怕，當初他若肯好言勸止，或者沒有其事也不可，我如今想起來，恨他不過。」蔡文英笑道：「岳父恨他，在小婿反歡喜他。當初若無此事，小婿江寧科舉，北京會試，一切費用，那有這許多銀子應付，即或向岳父挪借，也只好些微，決不有六百兩助我，可是感激他不了。」翁婿大笑。

一日，時值立春，天氣晴和，內堂設宴，鋪氈結綵，錦幃圍列，老母、夫妻、公子，團聚歡飲。蔡文英道：「今日在這錦繡堂中，合家受享榮華，皆是高府尊成全，不可不知感圖報。」其時高府尊已年老告致，因備了許多厚禮，差人齎書遙拜門生，往來不絕，竟成世交矣。